

滾滾遼河醫師情

一個醫師的故事

1

我恥於訴說，我們這個行列是如何堅忍地投身戰鬥，與敵週旋。我厭於回答，有關我們地下工作的任何一項詢問。我們那些年那些人、那種種鐵的生活、火的情感、血的工作，不是爲人當茶餘酒後談助做的。但，爲了說明我與宛如、詩彥等人相識的經過，爲了不負羅雷最後的付託，我又不能不把我們「覺覺團」的故事，從頭細說。

民國二十年月十八日，日本帝國對中國加緊侵略，關東軍炮擊瀋陽北大營，一夜之間在我東北弄出個「滿洲國」來。那時候我們還小，不大懂得做亡國奴的痛苦。「七七」抗戰後，我們已就讀大學，一種自然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的覺醒，使我們不忍坐視同胞及自己身受異族統治，有志的青年們都像雨後春筍般的，在敵僞各大專院校裏，紛紛地結成祕密團體，展開了「反滿抗日」的活動。

我們學校位於瀋陽大東關萬泉河的北岸，俗稱小河沿的地方。

我們的校名却因世局的變遷而數度更易；有時稱「奉天醫專」，有時稱「遼甯醫學院」，現在則受僞文教部的指令改稱「盛京醫科大學」了。不過在一般人的印象中，向重地名，如果說有位醫師是小河沿畢業的，國內國外都知道那就是我們的同學了。

我常想：說什麼祖國祖國！革命救亡！現地抗戰！又說什麼犧牲小我！完成大我！這些神聖而漂亮的名詞，這些美好而使青年熱血沸騰的字眼兒，都是冷酷無情的釘子，一旦釘上我們……而且越釘越深！我們當然知道，這都

是冷酷兇殘的敵人製造的冷酷時代所帶給我們的無情枷鎖。但誰會天生喜歡做這種工作？誰會甘心情願過這種生活？當我們年青力旺的時候，誰不想追求青年人應有的學問、事業、與愛情！

「大哥！大哥！」

毋庸思辨，那就是宛如的聲音。我駐足回頭，穿着本院特式制服的她像藍彩蹀般地自甬道中翩翩飛來，紮著蝴蝶結的兩條油黑髮辮在雪白的衣襟後面飄蕩着。

「我報告給你一個好消息，今兒早晨我接到詩彥的信了。這一次她要在瀋陽呆上幾天，我們大家正好多玩玩，你們願意談也好談個夠！……」

她的朋友自家鄉來，她固然應該快樂，她把她的朋友介紹給我，似乎她也更感高興。她以這種態度對待我，儼然是親兄妹的關係，倒是我自己有時候誤會了她。

落雪後的天氣一天比一天冷。一個人冒着寒冷的晚風赴約會，分外覺得孤獨惶慄。說實在的，我需要單獨與詩彥會面一次，不知怎的，又有點恐懼單獨見她。

詩彥像上次一樣地歡迎等待我，可是格外顯得興奮，眼珠兒放射瑩光，面頰上飛飄彩霞。

「你冷嗎？」

「這旅館眞壞，七八點鐘了，還不把暖氣開放；我也有點冷了哩！」

她取過床裏的毛毯將我的膝部掩覆，也把糖果盤端來放在我身旁，然後落坐。

「你也蓋一蓋吧。」我說。

我們開始平靜地談話。談談生活、思想，談談讀書、做人。

不知什麼時候，蓋覆在毛毯下兩人的雙足，爲了尋求溫暖竟自動靠攏。詩彥俯曲前身，將肘彎棲息在膝蓋部，用手掌遮持着前額……都是天氣太冷的緣故！……我覺得我今天的語言足夠老成，心理却停滯在年輕，年輕得沉溺於新奇的感覺中而不能自拔……我眞不知我此時此際，到底在做什麼……

我不知中了什麼邪魔，當她移近我的時候，竟用一隻手腕將她扣住，一種想在荒野裏奔馳的欲望，飢渴地驅使着我想去接近她那殷紅的、火熱的……

她沒有接受，也沒有脫走，祇是她把臉緊緊地貼藏在我的胸前；是嬌羞？是抗拒？我不知道！我的自制力那裏去了？我也不知道……

嘩啦啦——

有些糖果逃落地上。

這種聲音並不是巨響驚人，却足以喚醒我的理智，收回我的靈魂。我是做什麼的呢？我眞悔慚交加，想打自己一萬個嘴巴。我把那隻可咒詛的手臂高高舉起放在我的腦後，讓詩彥可以自由離開而不受外力約束，但她却不想離開，噴火一般的呼吸，仍使我的胸膛感到高熱難抗。……

我該如何是好呢……

「詩彥！」我說：「我心地無他，請妳寬恕。」

「不，大哥，」她喃喃地：「我還是有一點封建，請你原諒我……」

不久，我無顏說話。

2

詩彥帶着勝利自由的歡愉回家去，我却陷入深重的苦惱中。

詩彥行前，拿出一張新買的唱片放在留聲機上播放。這是一支當時正流行的歌曲，大家都會唱，所以就都隨聲唱和：

沒有薔薇的春天，好似豎琴斷了絃；

活在沒有愛的人間，過一日好像過一年！

……

我迷惘，我悔恨。唉！我眞是自掘陷阱且自投陷阱，我怕隨落潮而去，却偏在海灘濯足。但人總是人，活人就不免有活人的感情。我是醫生：我了解，我不能也不該一味罪責我潛意識中的情感衝動。

我走進我那幾年來稱孤道寡的小小房間，忽然對我這間小小屋子起了無限的愛戀。這裏曾經有過我的夢想，也有過我的生活。

門輕輕開了……

驀然，我看見宛如畏縮地站在半開的門縫裏。我陡然站起，她像是受了驚嚇地說……

「我叩門，裏面沒有聲音，我以爲你不在，所以試着開門看看……。」

「大哥，你對詩彥的印象如何？」她又問我。

「你先看看這張油畫，」我沒有回答她。

「很好看嘛！那裏來的？」

「朋友送的」。

「大哥！我眞想問問你，你到底有多少個朋友？」

「很多。」

「最好的一個是誰？」

「葛心竹。」

「我問女的。」

「不用問了，你再看看這張油畫吧！」

「我看不懂。」

「我講給你聽。你看，這邊是夕陽將沉，殘紅一抹，天際飄蕩着幽黯的浮雲。遠處幾株枯樹，有數點寒鴉正在盤旋，似乎是無枝可棲。這邊曠野蒼茫中突起一坯荒塚，孤獨聳立墓前而俯首沉思的是一位騎士。其後，征戈斜依

野蔓，戰馬長嘯秋風……。下角是文藝巨人拜濶夫所題的俄文『凱旋』兩個字。據說這位騎士久羈疆場，當他百戰榮歸的時候，他的公主——愛人，却因憂思憔悴而長眠地下。他所能看到的祇有這些。這景色，這情調，這故事，都濃烈地描繪出一個英雄的悲哀。當一個人不能承受他所心愛的人的讚美，一切光榮都歸於空虛。我不甚理解這位騎士佇立在他愛人墓前的感覺，但我很受感動，我不知我是同情這位英雄的悲哀呢？還是同情這位悲哀的英雄！」

「大哥，別說了，你怎麼想出這些慘象，今天是聖誕節哩！」

「可是我要走了。這些年，大哥總有一個夢想，總想遠遠地去飄泊，因此雖認識幾個女孩子，却都不敢深交。我可以明確告訴你，我很喜歡你和詩彥，但我只把你們當妹妹一般看待。有一次你在小說上看到『在情場上的懦怯者，在戰場上也將是逃兵』那句話曾來問我，我說那純然是兩件事。我自然不配做英勇的戰士，可也不會做逃兵，但我却甘願做一個情場上的懦怯者。因爲我感到愛人是一種痛苦，被人愛也不一定是幸福，誰願意他所愛的人，將來爲了愛他而深受痛苦呢？」

「有人願意爲她所愛的人受苦呢？」

「眞正施愛的人，決不願他所愛的人爲他受苦。」

她頭低了，臉紅了，眼角間懸垂着一滴我所不了解也很少見到的東西。

3

從詩彥家出來，我獨自邁向回往普濟醫院的路，雲淡星稀，下弦月孤懸天空，雪路冰凝，餘酒生溫，我未覺北風刺骨，前途迢迢，卻感到人生茫茫……

我剛踉蹌地轉過一個街角，詩彥從後面追蹤而來。

我們都緊閉雙口，誰也不肯說話。

最後，還是我止不住開口：

「聽宛如說，你生我的氣了」我說。

「別聽他胡說！」

「她胡說也好，她不胡說也好，實際只有一點，那就是我們可能走錯了路，我們必須重新開始。」

「我不反對重新開始，不過，我們並沒有錯！」

「我現在的計劃是今後不再會見你們——你和宛如，所以也願你能夠靜一靜。說實在的，你比宛如堅強、勇敢、成熟得多，做什麼都夠資格，祇是，我怎麼說才好呢？我爲你着想，至少你現在要靜一靜，一切要靜一靜……」

於是她依在我的胸前，仰起她那慘淡月光下呈顯蒼白的臉，微閉着被冷風封鎖的眼睛，在祈求，在等待，在奉獻……。

「詩彥，」我說：「不可以，不可以這樣！你給與我的已經太多，你使我未曾迷失，你使我感到被尊重。詩彥，確實的，我應該得到的，我已經得到了；我不該得到的，我不能夠妄求。」

「大哥，相信我，請相信我！相信我也心地無他。我祇把這當做是朋友間最崇高的饋贈；不然，我將爲我現在的行爲感到羞恥，今後我將再沒有臉面坐在鏡子前面，看我自己……。」

夜風凜冽，心血沸騰，冷熱交併，我的胸膛砰砰爆裂，頭腦惴惴脹痛……於是我用力捉住她的膀臂，低下頭去，用冰冷的口唇，緊緊地吻着，緊緊地吻着——吻着她的前額。我在想，在情感上詩彥還是個孩子，我自己應該做個成人！

「詩彥，你的心，我知道，現在我又接受任務要離開家鄉，離開一切。因此，我們沒有再會的機會，我也不敢再承受你更多的好意。我一時缺乏自制力，在你心裏刻下較深的痕迹。說萬千話，也不能道出我對你的懺悔。你必須將我忘掉，這樣你會得到幸福，也可減少我對你的負疚。假如你要記憶，那就像我們所共同說過的，一切限於友誼。」

「你是說你要到後方去？」

「可以這麼說——」

「你一個人走嗎？」

「一個人。」

「我不可以去嗎？」

「你當然可以，祇是不能和我一起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

「因爲我走的路線，既艱險又迂迴，無法與你結伴！」

「我可以自己走！」

「不！詩彥。你應該追求幸福，不能再冒風霜，重尋苦難。」

「大哥仍認爲我勇氣不夠？」

「不是的，我只是不願見你跨入窄門。」

「這次我回瀋陽，我把你正式介紹給葛大哥，你要聽從我的建議，不要再找我，今後的一切，都要找葛大哥。我說是一切，你懂我的意思？」

她承認的笑一笑。

「那是說，你同意我的主張？」

她也笑一笑。

「而我們的記憶，只限於崇高的友誼！」

她又笑一笑。

4

嚴寒的冬夜，荒城小驛，急行列車，很少有旅客搭乘。月台上另有一位旅客，套着長流皮靴，豎起大衣皮領，

來回急促踱步。見我進站，便向我湊來：

「我已經等你好久，車快來了，我眞担心你會誤點！」

「唉，」我不知道是喜悅還是痛苦：「你又來了！」

「我當然要來送你的。祇是我怕別人看出來，所以穿了父親的衣帽……」

「這樣很好，你可以暖和些。」

「暖和？」她說：「入冬以來，我感到今天最冷！」

「詩彥，別說這種話，我請你寬恕我！忘掉我！」我哀哀地懇求她。

……

車來了，我跳上踏板。

車開了，她握住我手不放。

起初，她在月台上隨着車走。驛燈昏暗，我看不清她的面龐，祇感到自己的淚水搖搖欲墜，車加速了，她快步跟着奔跑，陡然間，車廂拉斷了我們的手，她像一枚落葉似的被拋在車後。我甚麼也看不見，祇見一條影子飄落在黑森森的月台的盡頭。

就是這樣我別離了詩彥。

恍惚間，我忽然發覺我似乎是愛着詩彥，當我一步一步走上萬里征途，而今才知道是自己在愛她，那，我是否要調整我既定的人生計劃？？？？……

不！不！不！

我沒有喜歡過宛如，我也沒有愛過詩彥。

在錦州我單獨去拜訪我讀醫大時一位同班同學。這位同學外號老牧師，在班裏是一個提不起來的人，交遊甚少，和我倒建立些友誼。

據說老牧師看病特別親切細心。一般眼科醫師看病，翻翻眼皮就算了事，進去出來不過五分鐘，老牧師爲人診療，先上一次白藥水，十分鐘後再上一次紅藥水，最後再上一次白藥水或藍藥水，前前後後，上藥擦藥。打針敷膏，最低總要一小時。這樣一來，候診室裏經常有許多人坐着，坐候治療的人滿心歡喜，對過路的行人也做了活招牌。我跟他同是一個師傅學藝，眼科那有這一套？幹嗎要上三道藥水？仔細一想也就明白了。第一道可能是生理食鹽水，目的在清潔患處；第二道不外是紅汞，爲的是眼外消毒；第三道才是當時常用的治療劑——硫酸鋅或硫酸銅。想不到老牧師在聖經之外也很懂生意經。

5

我又回到瀋陽。

我用規定的訊號，敲打日新里北側的玻璃窗，室內已無燈光，眞是都睡了？當我轉到房門前，門竟無聲息地輕輕開了，門縫兒也慢慢擴大……

怪！我想。

沒聽見負責人的咳嗽，沒聽到乃溫同志　拉皮鞋；門，怎麼會自己開了？

那門縫越長越大，室內黝暗不見物，可是門縫處却有一對兩對，好像共有四五對鬼火似的眼睛向外窺視。那門像突被暴風刮開似地以千鈞的威力猛撞我的肩臂，幾乎將我撞倒。我像一隻鬥敗的蟋蟀，拼命想跳出圈外，這四個人把我拉懸在半空，急速拉到房門前，想把我拉入室內。在大學時，我也曾是足球校隊的中鋒，在敵方層層封鎖的球門前，我總可憑智能與技巧將球踢入，現在我自己却不想進門。如此卡在門前纏鬥了十幾分鐘。

不久，我已筋疲力盡，我再無力掙扎，祇能用最後一口氣大聲喊叫：「來賊了！來賊了！」可是頭上忽遭重擊，立時便什麼都不知道了。

醒來時天光大亮。

「紀剛君。久違了！」

這小子一開口就說出我的本姓本名，看來眞是一完蛋」了。但我沒有回答。

「我叫新保勇。新京特別市的新，保衛大東亞的保，勇敢的勇。新保是姓……」

「你不懂日本話嗎？」新保已撕去僞裝的禮貌。

我表示茫然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吳濟時。」被捕時的身份證上是這個名字。

「吳濟時？混蛋！紀剛是誰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你不認識紀剛嗎？」

「不認識！」

「完全是謊言！」「紀剛君，你把自己是誰都忘了嗎？笑話！你是泰城人，小河沿醫大畢業，我們已通緝你三年，這裏有你學士裝的像片，你仔細看看，回想回想，認識不認識？」

「這個，」我把那張通緝狀放回桌上，然後告訴他：「我從來沒有見過。」

「把他吊起來！吊起來！」

新保又找來兩名助手，剝掉我的外衣，把我四馬倒攢蹄地上了「大掛」！

我在新保手中綜計上大掛三次，灌涼水兩番，過電五回，至於壓千斤、跪楞木、走釘板、燒肚臍、穿指甲、紋夾棍、拋綉球……等十樣雜要，一件不免，而拳打脚踢，更是不計其數。有一次我竟想到：假若我能活着出去，我一定要寫一部「日本特務毒刑記」，向全人類控訴，或者以我本行立場，提出一篇關於「人在非常暴力下所有的生理與心理反應」的論文，送到日本東京，一定會得個醫學博士的榮銜！

決心就死，我突臻一種經虛涉曠的境界，我有如一名身歷創世紀的巨人，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攔我的手去叩那安息之門。

我的父親有三個兒子，我替他向國家奉獻一個，並不爲過。我的母親嘛，她曾經希望用她那血汗的手　將我再帶回她的身旁，古今中外，所有的母親對那些異鄉漂流的浪子都付予錐心蝕骨的牽腸掛肚，死亡當不會再增多她的痛苦。

自古艱難惟一死，而我的困難倒是死亡的技術。

在大學上法醫課時，我曾研讀過許多變死橫死的實例，想到有一個人竟靠在椅背上利用頸部折屈的角度自縊而死，這給我很大的啓示。進來搜身時他們已將褲帶沒收去，我乃將內衣襟扯下，撕成許多布條，再將布條捻做小股，搓成布繩。

夜深人靜，我獨自清醒。我摸索着將頭頸伸入繩套之內，用力將身軀仰臥滑下，祇覺喉部布繩驟緊，頭面充血燥熱，兩耳嗡嗡蜂鳴，眼前一片金星……就，什麼都不知道了！

我必是迷失了路，不然爲何捉不到一朵白雲，也看不見一粒星光，……混沌中兩手被什麼巨魔握着，反覆地在我的胸膛上壓縮伸張。

「熊蛋！要死，就安安靜靜地死！半夜三更裏，你驚天動地的，那怎能死得了！」

原來當我喪失意識後，四肢基於生理反射，兩手奮力撓抓，雙脚拼命踢蹬，全身掙扎翻騰，爲的是要噴出那一口氣，結果牆壁地板發出聲響，驚動了所有的人……

第二個計劃是割動脈放血。我只能乘不注意時留下一支竹筷，在水泥牆脚處將它磨成竹刀，然後以右手切割左肘脈管。竹刀切皮尚稱適用，切到皮下層，組織鬆軟，刀刃又被滲出的血液浸漬而鈍化，即時失去作用，必待乾涸後再磨再切，但不久即被新保發現，所以又告失敗了。

最後，我採取絕食政策。最初幾天我是粒米不沾唇，祇喝一點水，餓得實在難過，胃一陣陣地痙攣，空腸迴腸跟着抽搐，食道也像被捉住的老鼠一樣，時時發出唧唧的叫聲。

一個星期過去，胃部痙攣靜止，大小腸蠕動安息，食道也不再唧唧亂叫，饑餓的感覺全失。我知道我已戰勝了「饑餓」，闖過了絕食的第一關。

第二關是「渴」。渴比餓更難忍受，我的嘴唇乾燥裂，舌葉腫脹硬化，像一塊燻朽的木柴塞在口裏，吐不出也吞不下，一陣陣麻刺刺地刺痛着。週身皮膚像塗了油漆似的悶滯凝重，四面八方都是蠕動的螞蟻由毛孔反竄歸心，弄得心煩氣躁，坐臥不甯，於是勉強爬起來在監房裏走圈子，又感頭重脚輕，腿麻眼花，搖搖欲墜，無奈何再躺回原處。我是睡在左內角的地板上，斜對角即放置便器，當我走圈子走到它的近旁時，更像被強力磁石吸着似地停住了腿，有時竟蹲下去，用顫動的手揭開那小便盆的蓋子，……

我終於又闖過了第二關。

恍惚中我把以前曾經吃過和未曾吃過的食物都重新咀嚼一次，把以前曾經喝過和未曾喝過的飲料也都再品嘗一番，對於以前那些喜歡吃的喝的，更是反復不已地加以回味：我本是一名堂堂正正的思想犯，而這些日子所想的祇是一個「飯」字而已！

現在我可好了！我已不渴不餓，再沒有什麼能對我加以誘惑。我已超脫，我已將自己完全失落。……

忽然，我正走在長春大馬路上，負責人彎曲的背影飄浮在我的前方；忽然，我佇立在營口河濱，遼河之水滾滾；忽然我奔行在塞北草原，什麼人在那裏牧放牛羊；忽然，我仍在長春街頭漫步……我必是走了很遠很遠的路，突覺腹中又飢又渴，恰巧仲直自身邊走過，我們便同進路旁一家燒餅店。那地方眞令人興奮極了！店中央置一面大鍋，鍋底下燒着熊熊的烈火，鍋裏面正煮着浮漣浮漣一大鍋滾滾翻花的豆漿……我來不及等待晾涼，端起碗來就喝，一口一口地不趕口，莫如仰起脖頸向裏傾倒，祇是喉嚨不爭氣，竟連連噎更噴逆，有許多豆漿便溢出嘴角，流進領口，潤濕了肩膀，……

我不知何時失掉知覺，也不知一共昏迷幾天，當我意識清醒的時候，醫師手裏拿着一支膠皮細管，馬尼諾捧着一瓶牛奶或是米湯一類的白色汁液……

我的絕食計劃也告失敗。

日軍投降前夕，我被解送長春。途中，心竹帶領一批人馬劫獄成功。

回到瀋陽後，心竹告訴我，宛如已經與別人訂婚了。

藥理學上說：兩藥併用時，其效果有時是相乘相加，有時是干涉消滅。病理心理學上也有相同的理論。我們身心雙方，有時爲了兩個以上的小不幸，會使我們感到煩惱很大；有時一件痛苦會將另一件痛苦淹沒，我們只感到這一件十分痛苦，另一件便無足輕重了。論到旁人，宛如的琵琶別抱該是那件大的痛苦，但我這時仍然保持着以工作爲重的習慣，我若因宛如的消息而表示出受了重大的打擊，那我還算是甚麼，何況宛如訂婚的對象還是我的同班同學徐凡。

聽說徐凡已到錦州做事去了，宛如尚留在瀋陽。我本想去看看她，但向她說些甚麼？說贊成的話我不甘！說反對的話我不該！因爲我總是她的大哥一場，且曾私自祝福她應早有歸宿。雖然如此，我仍感到一種不自然。

宛如是我第一個留有美好印象的女孩，只要她還能以

最初的感情接待我，我就不能不愛她。然而愛要忠實，不能有半點虛僞，更不可以一個人作另一個人的替身。現在我定靜澄思，我才知道我確實是最初就愛宛如，祇是她的性格不適於風險，又因愛她而深恐傷害她，所以祇有將青春之火，青春的生命，青春的熱情，完全投注於工作。其後，我曾以不忍灼傷宛如的烈火失手燒向詩彥，幾乎以詩彥爲鵠的射出愛神的金箭，在那段寂寞森冷夜行生活的夢中，也常常飄起思念詩彥的烟。詩彥對我是宛如的化身。

6

這天午後，我到宜民護專去上課，課畢，外邊落着首次的春雨。

宜民同志乘機說：「平常你太忙，今日可是下雨天留客，晚飯後再走吧！」

晚飯過後，雨仍未停，我們繼續在校長室內閒談。

「我有一件事，想不客氣地問一問，『葬故人』中的女主角，是不是就是詩彥？」

「你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我願先知道詩彥是不是你的對象？」

「詩彥不是我的對象；我的對象是詩彥的朋友，現在已經與別人結婚。至於詩彥，她的對象是我的朋友葛大夫，葛心竹。」

「我原以爲你的對象是詩彥。詩彥那孩子太好了，有胆識，有學品，還有一點說不出來的逗人喜歡的勁。我不曉得你爲什麼把她介紹給你的朋友。假若你的對象是詩彥的話，我知道她的個性，在任何時候她都不會變心；而且假如你們中間互有感情的話，我想給你介紹一個！」

甄青是一個沒有泥土氣，沒有脂粉氣，沒有社會氣，沒有什麼氣的那種類型的女孩子。用正面的詞句說，她爲人很純很醇；清新而又天眞。她也像宜民對詩彥所做的評語那樣——有一點叫人說不出來的逗人喜歡的勁！

對了，用詩彥和宛如來做比擬就更爲具體。

甄青有與詩彥相同的內在美點，也兼賦宛如一樣的吸引人的風儀。我這時也正苦悶徬徨，極需尋求放心之處；我這一顆曾經自豪將要「分散給大衆」的心，歷經浩刼，內外穿洞，必須送進庇護之所，以求醫治。一見甄青，便傾心投寄了。

我們的關係與詩彥宛如不同，我們沒有共同的過去；我們有如兩條發源不同的小河，現在正好碰頭；假若我們能滙合成一條水流，我們將有共同的未來。我們將永遠在一起，流過峽谷，沙洲，草原，奔向大海。

我們在神前共誓後，心竹等人堅持在文化新邨爲我們設宴慶祝。

老牧師聞道，忽然萬分興奮地進來。

心竹問他：「吃飯沒有？」

「經上記着說：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；找到你們，吃不吃都沒有關係！」

心竹出去一下，回頭對聞道說：「我已給你補叫一客，隨後就來，現在先喝酒吧！」

「好的！」老牧師怎說怎好，舉杯而盡。

「牧師喝酒？」羅雷俏皮他。

「我也是人！你們能喝我就能喝；你們能做的我也緊跟，絕不落後！」

「老徐結婚的時候，我眞想你能來錦州，誰知我們今天才得見面！」

提起徐凡結婚，我自然要問一句：

「他們婚後可好？」

「這話，眞叫我難於回答。……說他們好，就是我牧師撒謊；說他們不好，又怕刺激你的情緒。最好你別問我！」

「唉！」我仰首長嘆。「善良反得惡果，可憐宛如無辜。徐凡也太不配承受宛如的愛了！……」

很快又到冬天，一天，在泰城旅長同鄉會中，居然碰見詩彥的父親黎經理，他是剛從匪區輾轉逃出來。

詩彥和你家大妹，兩個人搭伴向南逃，逃了兩次都未成功。

這次我來的時候，她兩又計劃結夥走。由泰城奔四平，不知她們造化如何。」

「詩彥受些甚麼牽累？」我把話逼近。

「她還好！」黎經理說：

「我大妹長多大了？我離家時她才十二、三歲，現在應該十七、八了，不知我見着時還能不能認識！」

「噢！長得好高了，和詩彥差不多一般高了，不過模樣兒沒大改變，你會認識！」

我決定自己去四平。

我是多麼希望見見我大妹，那是我的同胞親骨肉。

我是多麼想見見詩彥，我好把話說明白。……

一到四平，匪軍又圍了城。

經過十幾天的拜訪、聯絡、查詢，就是沒有我大妹和詩彥的蹤影。我遺憾，我焦急。……

心竹想到內地去工作是夏天就決定的。等他接到江西南昌醫院的聘書，開始購買機票時，飛機票已登記到兩個月以後才有機位。

我，已有甄青，宛如好夕有了歸宿，我的「善後工作」也可說告一結束，祇是對詩彥的私願未了……

逃到瀋陽，負責人太太一見面就搶先囑咐：

「你可到了！紀剛，趕快去看甄青吧！」

「她有甚麼事嗎？」

「沒有甚麼，想你想瘋啦！」

記得我已甄青的婚事傳到她們家裏時，她就曾責問過我：「紀剛！你瘋啦？這麼大的事也不跟我們商量商量！」也許她有好說「瘋啦」的口頭禪，不過她如此認眞地囑咐我快去看甄青，倒是打破我一向先見負責人的慣例。

走進東大校門，一點也沒有學校下課後那種活躍氣氛，令人突生空寂荒涼之感！

女生宿舍的紅樓也是　靜無聲，室中都亂擺着橫三豎四沒有被褥的空床和不見書籍的桌椅……。這那裏是大學宿舍？簡直是清明以前的墓地嘛！

「請問二〇三室的甄同學，甄青同學在那裏？」

「甄青？她剛剛跑出去……她每次都向北陵那邊跑去……唉！……」

跑進北陵的石牌樓門；跑過叢叢的松樹林……遠遠的，我看見兩條模糊的人影在小湖邊的草地上撕鬥着。

「甄青！甄青！」我高聲地喊。

我一面跑一面高喊。

一條人影不動了，另一個人影仍在掙扎。

跑到近旁，果然是她們。那位站著不動的，是家住營口的惜芬同志；那位掙扎亂動的就是甄青。

「紀剛同志，你可來了！拉住她吧！……我一點力氣也沒有啦……」惜芬同志氣喘呼呼地說。

我像機械人似的用我的大手扣住甄青的臂膀。甄青卻不理會我，一面掙扎，一面嚷嚷。

「讓我走，讓我走，我要去找紀剛！……白雲……紅葉……兩悠悠……」

我把着她的頭，讓她面對我，我用力說：

「甄青！看看我，看看我！我回來了，我就是紀剛！」

甄青却有目無睹地搖着頭，然後又怪叫怪笑地：

「你們都說笑話！讓我走……你們別騙我……讓我走吧……你是那一位同志呀？……你不是紀剛，紀剛還在四平……紀剛被共產黨捉去啦……讓我走……」

不用請教高明，這個事實我可以確定診斷：甄青患了「急性躁狂症」。

中午，我們起飛了。

我俯望那無語的遼河，蜿蜒在早春的大地上，仍自渾渾地滾滾地流。爲了甄青，我曾痛下決定；現在，看到那遼河無語，我實不敢再對它正視。難道我就眞的如此走離？走出我們多年堅守的現地？

「我們……在甚麼地方……」甄青忽然發問。

「我們坐在飛機上，我們正在天空中。」

「飛機？哦！我們那兒去？」

「我們到青島去！那兒沒有戰爭，沒有恐懼，我不再離開你！」

「嗯，」甄青也說：「沒有戰爭……沒有分離……」

飛過海，飛過山，飛抵青島。

一週後，心竹搭船去滬，轉南昌，我被一位老學長收留在他私人的醫院裏幫忙。實際上，完全是他幫我的忙！

一日老學長請我過去，對我說：

東北又淪陷了，你無法再回家鄉，此地對你是客居，我雖需要人幫忙，也不便勉強留你，你自己有甚麼打算，我不知道。不過，最近海總部軍醫處長幾次給我來信，希望我能再出山工作。依我看，抗戰靠山，戡亂靠海，你還應開創一番事業。我們同學在海軍裏都有良好表現，若你願意，他們一定歡迎！」

我還不知如何回答，老學長又說：「當然，你也不必考慮旅費問題，命令一到，你可搭海軍便船隨時起身，一個錢也不用花。……」

老學長一言九鼎，海總部很快來了命令。我隨即收拾起簡單的行李，扶護着甄青，登上中海號運輸艦，去南京報到。

出海後，我到艦長室去做次禮貌性的拜訪。艦長隨後交給我一封信，我以爲是心竹寄來的。「看發信地址和筆跡，啊——我立即衝到甲板上……海，我無所懼；假若沒有甄青，我必定跳海回去……我是多麼喜歡看到詩彥一封信，我却不喜望看到這樣的一封。

船在加速行進，奔騰的海浪迎面來襲。

我凝視着、凝視着，凝視着那波濤洶湧無邊無際的大海，海、忽然變成一張大紙，一個浪變成一個字：

「……

「從泰城逃出後，我時時在想，想我們一朝見面時，你會說些甚麼？我要說些甚麼？我自然要問：爲甚麼將我向葛大夫身上安排？……

「其實，你也許未錯，因爲你早就看清了我的命運。你說過，我要想擺脫一個世俗的束縛，就要接受那更大的痛苦。所以我今天毫無怨艾。……

「很可笑！勝利後，我很爲我相信你定能生存的信念而驕傲！我還曾爲慰撫你長年工作的辛勞，暗中給你描繪一幅幸福生活的圖影，祇是我不曉得，在你幸福的生活中地沒有我的份！大嫂一定是位更可愛的人，你們現在也一定在幸福中生活着，一想到你生活在幸福中，我也就沒有痛苦了！……

「我給二老添過不少憂煩，現在我該向他們懺悔贖罪了。……他們若南行，我會跟着；只是不會去南昌。他們若留下，我也留下……。我就抱着一顆崇高而美麗的記憶，永久陪伴着爸和媽，去迎接那未來的不可知的人生吧！」